



记忆中那些 年味儿和年声儿



踏雪寻年

寻梅是为了吟诗，雅趣与闲适到了极致。

雪与梅，是中国人心目中美好事物的绝配。它们都是冬天的产物，是真正的“神仙伴侣”。它们在严冬里，一起展示出亮色与暖色，给人以美好与希望的感觉。记得这小区一隅有一个梅园，我便找了去，想切身体验一下踏雪寻梅的妙处。但梅园的梅花枝条上还光秃秃的，挂着零星的几片残叶——梅花还未开。遛狗的老人说，要到小寒时节才开呢。我有些失望。好在还有雪，我可以继续踏雪，继续寻觅，但愿能踏寻出什么感想来，或许就绽放一朵思想的梅什么了。

在一块人迹未至的空地上，雪像地毯一样平顺，我特地进去踏上一行脚印，然后回过身来，用手机拍照，发到微信群里告诉朋友：这是我2023年年底的脚印。

大雪了，年味也就接踵而至。雪与年，也是紧密相连的——大雪之前，地里的庄稼早已颗粒归仓了，就该考虑过年的事情了。而年字的甲骨文是这样表意的，上面是一个禾苗的“禾”，表示粮食已经成熟，下面是一个“人”字，表示人把粮食驮回家。农事结束，年事便开始了。

于是，我便开始踏雪寻年了。在雪中感受到的年味渐渐近了。肉铺里挂出的腊肠，提醒人们，有些年货已经可以置办了。小区的物管人员与义工开始除雪，顺便清理隐藏在死角的垃圾。暖气的管理人员不时上门询问供暖情况。社区网站发出温馨的通知，每家每户可以免费领取两套春联……这一切，似乎都是在做过年的准备，营造出的是一派辞旧迎新的喜人气象。

如此看来，我之踏雪，也是奔着新年去的。踏雪寻年，自然而然地想起“瑞雪兆丰年”这句老话。雪与年的关系在我心里就更具象化更现实化了。

第一次在北方踏雪，虽未能寻到“梅”，但我寻到了“年”。踏雪寻年，不也是幸事一桩吗？

(何永康)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是很少下雪的，偶尔飘几片小雪花，便会骚动整座城市，但带给人们的欣喜是短暂的。那雪其实是雨雪，一落地就化成水了，除了郊区山头，其他地方是很难看到积雪的。因而，我真希望邂逅一场北方的雪，即使天寒地冻也无所谓。于是，今年的北方探索之行，我力主推迟到年底，还把出行时间有意定在“大雪”节气这一天。

“大雪”这一天，我客居的北方城市其实没有下雪，但气温明显低了许多，我知道老天已经在酝酿一场雪了。果然，几天后的一个大早，我习惯性地到窗前，猛然发现目光所及之处已是白茫茫一片了。哦，下雪了！雪还不小，已积起厚厚的一层，天光因此明亮了许多。雪是啥时候下的呢？我咋一点感觉也没有？但凡从天而降的水，无外乎是雨、雪、冰雹，雨是滴答有声的，冰雹弄出的动静更大，雪因其轻盈，只是静悄悄地飘落，就是“雪落无声”。

匆匆出门看雪。积雪已经很厚，均匀地落脚在一切平面物体之上，如小区里的道路、车棚、凉亭、花台、树丛、座椅……因是一层层的铺排，雪是蓬松的，可以捧起来，挥洒向天空，“撒盐空中差可拟”。也可将雪捏成一坨，投向那条撒欢的小狗。路上的积雪已经留下了早行人的脚印，便有了黑白相间的木刻画效果。在雪路上，第一次感觉到路的柔软、路的弹性，以及深陷的快感，伴以雪与鞋子摩擦的清脆之声，感觉奇妙而舒爽。

在雪中行走，有个时髦的词——踏雪。而人在踏雪过程中的行为，也演化出很多成语，比如“飞鸿踏雪”，说的是大雁踩过的雪地上留下的痕迹，后又据此派生出“雪泥鸿爪”“飞鸿雪爪”等。当然最有名的成语是“踏雪寻梅”，因为与唐代诗人孟浩然相关。明末才子张岱在《夜航船》中说到踏雪寻梅时，有这样的一段话：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驴背骨。”与今天的人们不同的是，孟夫子是骑驴踏雪，踏雪是为了寻梅，

诗苑

喜鹊离我这么近

(外一首)

喜鹊离我这么近

喜鹊离我这么近
我可以欣赏那黑白相间的羽翼
可以聆听呢喃的秘密
在秋天的枫叶上
在一片片银杏叶上
缠绵的阳光下它脚步轻盈
风告诉我它为我而来
灵动的音符
跃动在我生命的五线谱上
想要唤醒什么
是沉睡的爱情
还是金色的梦境

岁月长廊

穿越是种欲望
岁月长廊有山川河流
有云流壮丽
有溪流欢愉
有草原绿波无限
有心灵对未知的向往
有生命对自由的渴望
即便是沙漠的独行
每一步也是心灵的洗礼
来吧，让我们一起在岁月长廊里
留下深深的足迹

(于剑文)



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恰是一部标准的年声儿。

是的，新年意识，唤醒儿童的是鞭炮声，唤醒老人的是祝福声，唤醒家家户户的，是推山倒海的“剁馅儿”声，唤醒我们村的，则是流动商贩的叫卖声。

你就听吧！一进腊月，来自周围的各种小商贩就轮番登场了——卖白菜、大葱的，卖粉条的，卖烟叶的……

最热火的是卖胭脂的——极小的一个纸包，小心打开，里面一小撮儿泛着五彩光泽的细粉，油珠一般滑溜。用水撇开，它就会变成极浓艳的红色。手巧的农人把已经干硬的老南瓜把儿切下来，用粗针雕刻出双喜字，形成一枚印章，蘸上胭脂红，戳在出锅的馒头、年糕、豆包儿上。一只只铃铛红色印章的年糕豆包儿，就是一封封通往新年的通行证、介绍信、合格证！

商贩流动眼前，村民坐等挑选。声声呐喊，年之欣喜满满当当。

我怀念腊月里到离家五里的镇上赶集购物的快乐时光。

一搭上镇子的边儿，西关炮市的鞭炮声就稳稳地“扇”过来，我们就浑身为之振，行走的疲累一扫而光。

快走！不！快跑！一溜小跑地扑进集镇的怀抱。到新华书店买年画儿；到日杂商店买灯笼；到农贸市场买茶叶、茶杯、海带、带鱼、花生、瓜子等，之后，便来到炮市听鞭炮声。

炮市设在一个自然形成的大坑中。没有水，卖烟花爆竹的小排子车排成一排。所卖商品大都是贩子们的自制——粗制却并不滥造。从炸开的碎屑看，很少正规烟花炮的大地姆儿，有报纸、窗纸，有学生课本、作业本，甚至还有卫生纸……纸屑像雪片一般细细碎碎，铺满了坑底，偶有星星之火，也会被拥挤的人群瞬间踩灭。

贩子们高高地站在车辕上，手持长杆挑着鞭炮，他们已经嘟囔得说不出话来，鞭炮声就是最好的发言。一阵清脆的闪电“小铁杆儿”之后，他们伸出两个指头，代表两毛钱一挂(200响)。孩子们蜂拥而上，把手中已攥出汗来的毛票儿，皱巴巴地交到贩子手中。

真格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更新换代，辞旧迎新，哪能悄没声儿地度过。

(杨建英)

有人想我

着，说有几位朋友来了这个城市，想我，想聚一下。我匆匆下楼，站在路边不一会，他们谈笑风生来到我眼前，说：前面遇见一个人，真像你，差一点就握手了。我笑说：这座城市有几个像我的人不足为怪，谁让我有一张挺大众的脸呢？

朋友就是朋友，难道他们之中竟然有人记着我的生日？我心里有点纳闷。我们在一个小吃摊前坐下来，点好的菜和饮品很快上齐了。几个人慢慢喝着，慢慢聊着，尽是一些生活往事、人生琐碎、工作苦乐，一直到握手告别，并没有谁提起我生日这回事。原来，他们并不记得我的生日啊，只是纯粹想我，想见我，想一起谈谈心事而已。事实上，人生盛年，大抵都有一份不甘寂寞的心境，大家热闹热闹在一起，喝的是一分默契，聊的是十分真诚，聚的是一种人生状态。奔波忙碌的

(程应峰)

“水墨”之龄



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美好。年轻时，如春如夏，色调是浓艳华丽的，就像油画，被各种热烈的色彩填充得满满的。

中年之后的日子，少了浓烈，多了沉稳，慢慢显出了清雅的气质。隆冬冬天，霜雪裹，人立天地间，构成一幅绝美的水墨画。我是一个过了中年的人，在冬季，总能毫无由来地感受到心灵与季节的契合。

我居于乡间老舍，想寻一种古意。晨起，闻柴门犬吠，便知有故人来访，自是喜不胜收。午间，烹雪煮茶，或手握书

卷，窗外寒气氤氲，但有梅香缕缕传来，而窗内，有诗意暖心，自感岁月静好。暮色四合时，风雪夜归人，亦是寒天里的一桩暖事。外出的人，为生计奔波之余，心心念念着家中等候的我，一步步浅地往家里头赶。看到家中透出的模模糊糊的灯火，想必心中的疲惫也会一扫而空。入屋，一同安坐，细品美食，闲聊心境，人间烟火，让人安心。

深夜，卧于软榻之上，窗外雪花漫漫，家中温暖祥和。有时，外头有细微的声响，穿过密密麻麻的雪花，钻进我的耳朵里，不去追究是何声响，就当是雪

(郭华悦)

盼年

《过年》中写的：“对联也是过年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当红红的对联贴到墙上，那个喜庆啊，年的气氛立刻就出来了。”在某些时间点，形式营造出的氛围，足能让以往被忽略的内涵呼之欲出。

盼望过年，盼望在故乡感受各种情不自禁。见一见散作满天星的老同学，把窗外的飞雪当作盛开的栀子花，在火锅的雾气中，那覆盖了整个青春的紫藤又开始止不住地摇曳；尝一尝异地吃不到的也买不到的特产，期望它们的滋味一点没变，让我轻易回忆起那个拽着母亲衣角死缠烂打，不买一串决不要休的身影；逛一逛那些留存着童年小脚丫印子的景区。曾经，在这片草地上，我们打过雪仗，在那个湖边，我们堆过雪人……那些曾经一呼即来的身影，渐渐丢了名字，丢了轮廓。但至少，过年期间他们都会回来，也许，就在某个转角，我们擦肩而过，我们的青春还在彼此招手。

盼望过年，还盼望在灶台前长长地吸一口锅里的白汽。年味，永远还是乡下老家的更浓，鞭炮一响，烟花一放，就叠上了无数唐诗宋词里年的影子。而我，更喜欢在厨房里，看长辈们尽情发挥他们熬了一年厨的厨艺，红烧排骨、蒜蓉大虾、清蒸鲈鱼、番茄牛腩、宫保鸡丁……家家户户奔小康的年夜饭，质量越来越高，厨房里氤氲的香气越来越浓，即使是风雪夜归人，心头也会被那厚实得伸手难辨五指的温暖气息填得严严实实。

长辈们忙厨的时候，我就缩在柴草垛边上，看火舌一边吞噬着木头，一边顶起锅里的温度。那些田间地头常见的菜，不一会儿就成了让人赞不绝口的美味佳肴；那些田间地头光屁股奔跑打闹的孩子，仿佛也是转眼间，就都踏足了天南地北，登上了高楼大厦。柴火做出的饭，电磁炉是永远不能比。年夜饭用柴火做，在我心里才最为圆满。

饭后，围桌而坐，一家人从黄发、黑发到白发，整整齐齐，把酒言欢，起坐喧哗

(仇士鹏)

一 年是一种休眠动物，每年自正月十五之后，沉沉睡去；历经春夏秋冬，临近第二年的除夕，又渐渐醒来。

唤醒年的方式有很多种。记忆深处，是腊月的某一天，不知谁家的熊孩子，翻出陈年旧月的一只爆竹，点燃，“砰”地一声，像是“民歌手”用“美声”喊了那么一嗓子，全村人为之一振——呀，要过年了！

是的，年，是被各种各样的不遮不掩的声音唤醒的。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强化的正是“新年倒计时”的各种行为。这首吟诵于儿童口中的民谣，呼唤着人



当我知道有人想我，便是我倍感幸福的时刻。

父亲还能在的时候，我生日的那天，一大早，父亲便会打来电话。接电话听到父亲声音的一刹那，我心中瞬间涌起无言的感动。我知道，父亲年纪大了，很想我，而且依然惦记着我的生日——这个属于我的节日。其实，平日里只要一闲下来，父亲就会想我，只不过在生日这天打电话，有着更为直接的理由。我寻思，天下父母心莫不如此吧？

后来，父亲不在了，这个表示想我的电话，从此不再打来。

人过中年，工作繁忙，小家庭也需要倍加照顾，我是顶梁柱般的存在，吃苦耐劳，勇于担当，但其实，心里还是会有疲累的时候。有一天工作特别累，而且不顺利，心情不佳。突然，办公桌上的

一年四季，走到了隆冬，天地一下子清冷起来。

有人说过，人生如四季，孩童似春，热闹；青年似夏，热情；壮年似秋，沉稳。而这清冷的隆冬，当似人至老年。

我走在雪覆的大地上，雀栖霜枝，寒风簌簌有声。季节走到了深冬，我看到天地间的色调已由热烈转而清冷。花叶落，寒枝瘦，苍茫天地间尽是轻灵的水墨意境。深冬的情趣，幽而微，要领略其中滋味，便得在踏雪从亮间，以清静明澈的心，去聆听大自然的音符。

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美意，正如

连轴转忙忙碌碌了一年，眼下，我比任何一年都更盼望过年。就像一只海豹快要耗尽肺里的氧气，迫切需要浮出水面缓一缓，甚至是躺在冰块上拍拍肚子歇一歇。

盼望过年，盼望一种普天同庆的喜庆和膨胀到几乎肆无忌惮的欢乐把自己狠狠冲刷一遍。要彻彻底底地甩掉身上的负担，除了抢红包，还要把每件动脑子的事情都“拒之门外”。要呈大字躺在床上，睡一场公鸡打鸣都没用，只有甜滋滋的年糕才能唤醒的好觉；要做一切游手好闲的事，赶年集、囤年货、赏年俗，让鲜亮的红色像面包糠般把年味紧紧裹起来，在久连的乡音里炸得喷香酥脆，每一口下去都在神经元间输送源源不断的喜悦。

盼望过年，盼望在里外外的门上亲手贴对联。往年，父亲都不舍得买对联，让家里的门就干巴巴地素着脸，让我总觉得有些冷清。今年，我要靠春联的点缀，找回新年该有的气象。正如老舍在